

戰國策校注

戰國策趙卷第六

縉雲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策書範

趙初分晉得趙國比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
河間渤海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
河以北南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
襄雲中五至浮水繁陽內黃尔丘西有太原定
原上黨

襄子簡子子名無恤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荀林父將中行後因

以官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

段規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諫曰不可夫智伯

之為人也好利而驚驚其殘忍也復來請地不與必

加兵於韓矣補曰姚云復劉作君其與之彼狃狃犬

性驕也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

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

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

地於魏魏桓元作宣宣韓子說苑亦並子欲

勿與趙趙晉舊姓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

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

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宣子曰諾因使人

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蘭

元作蔡蔡非趙地羣狼之地羣狼屬西河趙補曰

又有蘭縣蔡或蘭字訛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

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

親而陰踈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踈其

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

安于簡子補曰一作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

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大事記晉陽漢太原

記謂澤字誤韓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一本尹澤大事

子國語作尹鐸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

曰諾君謂乃使延陵君元作王此襄子王當作生

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今將云云淡儀王氏謂鮑失考將車騎先之晉陽君

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素按同視倉廩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

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

皆以荻蒿苫楚簷之

荻萑葦屬爾雅蕭荻注即蒿又繁醜荻為蒿苫蓋也楚荆

也以是為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

之其堅則箇簌之勁不能過也

備曰箇音窘簌即簌見禹貢

君

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也

質礎請發而

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

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

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

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

食匱

財元

作

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

城下

謂將

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

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

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

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

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

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麤粗同疏也我謀

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

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

談陰約三軍與之期補曰姚本原有日字夜日既遣入晉

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

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間胡得朝之遇智過補曰一作果智伯之族

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轅門
於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與策先後不同

之外

以車為門而韓外向

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

君曰何如

伯智

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

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

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

言親與二國約

必不欺也子釋之

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

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智伯曰兵箸晉陽言

附其城

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

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

柰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蔑補

補

康子之謀臣曰段規

二諡皆非當時語

是皆能移其君

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

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

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

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

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

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

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智恐

伯以過之去之襄子曰諾使張子孟談見韓魏之君

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

目姚本有水字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襄子將卒

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

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

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虎謂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

在其目中之可謂明也已矣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

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傳晉陽城之不沈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次欲

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為與智伯惟沒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智伯從韓魏兵從二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

元作下
補曰疑衍
不沈者三板郗疵晉人
補曰郗

作制說文作縑姚本注元和
謂智伯曰韓魏之君

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郗疵曰以其人事知之

矣補曰一本作夫
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

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

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

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補曰何也明日智伯以

告韓魏之君曰邾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

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

元作

補曰

云錢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補曰愚下恐皆信

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

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元主自稱曰主而解

於攻趙也解懈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

為君惜之趙而出邾疵謂智伯曰君又何必疵言

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日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

視疵端而趨疾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知

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矣彪謂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魄者至以謀人之言質人以反夫非狂昏癡昏

孰肯自承其友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曰談史作同太史公避父諱也一本廟作廣是

發五霸元作百下同伯業百曰即乃稱簡之塗

稱者舉其說也此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

御國地猶武安之有之曰五霸百之所以致天下

者約字衍兩兩曰恐主勢能制臣約者自無令臣

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

不為近大夫令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

願損補曰一作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何

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

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

乎補曰姚云劉改爭作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

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

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必相嫉臣主之權均之補曰外紀

之作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

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

說央猶別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

下不使者土不爲用何如對曰死僂僂我張孟談曰左

司馬失其名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

忠君其行之行猶用也疑當作任補曰左司馬恐

也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其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薦賢自代故許其去

張孟談此下著書者美之也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

所以安其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

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

齊楚元作燕負親以謀趙言五國

今皆之義頃異恐負親上言負親之立不應此襄子往見張

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

復來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而今諸侯衍孰字

恐并誤在上當云而孰謀我為我謀為之柰何張

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舍臣於廟

授更大夫授談之吏以為大臣試計之君曰諾張

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

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

為厚趙也處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

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

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

默若是之裕哉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

一問也曰孟談可謂

謀智之士有道則未也

晉畢陽畢萬之後曰無明據晉語伯宗索士庇州

陽實送州犇于荆讓乃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

其孫義烈有自來矣

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

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史漆其

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敗智伯漆其首

為飲器索隱云案大宛傳匈奴以月氏王頭為飲

器裴氏引韋昭云樗櫟也晉灼曰虎子也皆非樗

櫟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

漆智伯頭以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

為飲器故也

死女為說已者容

脩其容色

補曰司馬

子長用此語死作用

吾其報智

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

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

同集韻牙鐔謂之鐔刃施刃其端

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

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

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

讓又漆身為厲

補曰索隱曰癩惡瘡凡漆有毒近

塗身令若癩厲癩聲近假借

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

而往

補曰史

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

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

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

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
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
之義者無此矣

補曰無字下
恐有缺字

吾所謂為此者以明

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
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
世入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
橋下

補曰一本
伏所當過

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

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

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

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

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補目字姚中行

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

國士名蓋臣故國士報之為國士所襄子乃喟然

嘆泣曰嗟乎豫子衍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

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

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

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

事臣故通目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

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

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

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呼而自遂伏劍而死死之日